

波斯古代诗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波斯古代诗选

张鸿年 编选

张鸿年 邢秉顺 译
张晖 元文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گلز بیتلہ شہر ھالہ ٹھن اپر انڈے

با همکاری
رایزنی فرهنگ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پکن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协助出版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5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3125 插页 2
1995年5月北京第1版 199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28
定价 13.05 元

译 本 序

伊朗位于亚非欧三洲交汇地带^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走廊”之称，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她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历来为世人称道。

伊朗是贯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西段的关键一环。当我们从东西两方对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路线进行考查与探讨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重要的中转站，这就是伊朗。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丝绸之路热，正反映了世人在寻求历史发展的足迹，探讨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及互相影响的愿望。

从十八世纪末以后，出现了一种称为“伊朗学”的学术研究，它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两个世纪，“伊朗学”历久不衰，日益发展。世界各国的东方学学者对伊朗在世界历史发展及沟通东西方文明中的作用论述甚为详尽，观点基本一致。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1874—1933)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所著《中国伊朗编》^②一书的序言中说：“现在我们才知道伊朗各民族所居住的地区幅员广大，甚至包括了整个东土耳其斯坦，他们有些人移居中国，与中国人发生接触，并深深地影响了不同种族的国家，尤其是土耳其与中国。伊朗人在沟通东西文化上起了很

① 伊朗人属雅利安族，伊朗一词可能从雅利安衍化而来，波斯是伊朗南方一个地区名，波斯人是伊朗主要民族。

② 即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林筠因译的《中国伊朗编》。

大的作用，他们把希腊思想的遗产传播于亚洲中部及东部，又把珍贵的中国植物与商品带到地中海地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对于世界和对于历史都具有重大意义。”^①

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学者季羡林先生把“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列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并与埃及、巴比伦文化作了对比。他指出，埃及和巴比伦文化也是非常古老而又有影响的，但是，这两地的古代文化久已中断。^②而波斯文明则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从古至今持续发展并具有世界影响的文明之一。这一文明所以能够经受住历史上的动乱以及多次外族的入侵和统治的原因，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但是，毫无疑问，它的高度发展的诗文创作则是这一文明具有强韧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伊朗的诗歌创作具有悠久的传统。约成书于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七世纪的琐罗亚斯德教经书《阿维斯塔》中，就收有大量诗歌。到萨珊王朝时期（224—651），出现了抒情诗、叙事诗。摩尼教奠基人摩尼（215—276）的诗也在我国新疆吐鲁番被发现。波斯诗歌发展的高潮时期则是十世纪到十五世纪的五百年。

七世纪中，阿拉伯人在伊斯兰的旗帜下推翻了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此后，阿拉伯人直接统治伊朗达二百年之久。这是伊朗历史上一次巨大的事变，它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伊朗社会发

① 劳费尔这里所举出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似嫌简略。其实，中国与伊朗有关的双向交流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巨大。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物产、天文、地理、医学、建筑及人员往来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② 见季羡林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第五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出版。

展进程，给伊朗社会带来许多新的因素和影响深远的变化。从伊朗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次事件所带来的后果。绝大多数伊朗人在三、四百年的漫长过程中放弃了原琐罗亚斯德教信仰，改信伊斯兰教。与此同时，波斯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阿拉伯人在巩固其政治统治及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极力推广阿拉伯语。伊朗的上层，主要是原王朝的统治集团中的人士和琐罗亚斯德宗教人士，为反抗外来的统治者，并维护本阶层的社会地位，坚持使用自己原有的语言，即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阿拉伯语和巴列维语之争持续了百年以上。最后，两种语言都未成为伊朗人民的通用语。而一种新的语言兴起来了，它在中古波斯语的基础上，吸收了阿拉伯语的某些因素，这就是近代波斯语，又称达里波斯语。^①

达里波斯语诗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九世纪下半叶已有近代波斯语诗歌出现。近代波斯语诗歌的产生及发展，实际上与独立于阿拉伯帝国的伊朗各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们大力提倡和积极鼓励诗歌创作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个传说颇具代表性：据说，一位诗人用阿拉伯语写了一首诗，歌颂伊朗地方政权扎法尔王朝开国君主亚古伯列斯（其领地在伊朗东南部，861—900当政）。国王听了，大为不悦，他说：“为什么用我不懂的语言写诗呢？”然后他命令大臣穆罕默德·本·瓦西夫用达里波斯语写一首诗。统治霍拉桑及河中地区的萨曼王朝（875—999）更是以扶植达里波斯语诗文创作而著称于世，诗人传记作者欧非记述萨曼王朝的杰出宫廷诗人就有二十七人之多。

伽色尼王朝统治霍拉桑时（998—1040），波斯语诗歌创作不

^① 达里意为“宫廷的”，达里波斯语即指阿拉伯人占领伊朗西部后逃往东部霍拉桑省的宫廷人士所使用的语言。

断发展。据伊朗文学家沙基依教授在其《伊朗的宫廷诗》一书中称，在伽色尼宫廷聚集的诗人多达六百名，可见当时诗歌创作非常繁荣。从这一王朝开始，最杰出的宫廷诗人被封为“诗王”。在伊朗文学史上，第一位诗王即宫廷诗人昂萨里。以后历代王朝都承袭此制。

当然，某一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并不仅仅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也不单纯取决于某个国王的一道命令。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统治阶级的鼓励与提倡确实是达里波斯语文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条件，加上新兴的民族语言与外族入侵和统治激发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以及悠久的文化传统，就是达里波斯语文学兴起与迅速发展的基础，也是这一东方文学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久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达里波斯诗歌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先兴于霍拉桑，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是鲁达基、菲尔多西和海亚姆（莪默·伽亚谟）。继之，中心向西转移，阿塞拜疆地区诗歌创作繁荣，代表人物是同时代的两大诗人哈冈尼和内扎米。然后，南方诗歌创作走向高潮，代表诗人是萨迪与哈菲兹。中世纪最后一位大诗人贾米是赫拉特诗人，如果以他为代表，似乎发展的势头又回到了东方。当然，不是说中心转移，非中心就再无诗文创作了，而且，有许多诗人的创作也很难以这三个中心去概括。如苏菲派诗人的创作，则是什么地区都有，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成为波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流派。

众多的波斯诗人，从社会地位上看，也可分为三类：宫廷诗人，如鲁达基、昂萨里、法罗西等；民间诗人，如菲尔多西、海亚姆、内扎米等；苏菲诗人，如萨纳依、阿塔尔与莫拉维（鲁米）等。设拉子模的两位世界著名诗人萨迪与哈菲兹情况比较特殊，可以把他们视为民间诗人，因为他们并不曾效力于某个宫廷。但

是，他们又确与某些当政者有密切交往，写诗歌颂过他们。社会现象错综复杂，诗人的地位不是以几条线所能划分清楚的。比如受苏菲派思想影响的诗人，除了菲尔多西外，其他大诗人或多或少都受了该派思想的影响。所以有些诗人，如哈菲兹是否属于苏菲派诗人，至今争论不休。

从内容上看，鲁达基开始创作的达里波斯语诗歌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开朗乐观的情趣。民族英雄史诗《列王纪》是一曲波斯民族精神的高昂的颂歌。后来的诗人们创作的诗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诗中充满了对封建统治者的谴责和对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百姓的同情。此外，对知识、理性与智慧的赞扬，对现世生活中的真善美的歌颂和对中世纪愚昧及落后现象的鞭笞，也构成了波斯诗歌的传统特色。

波斯诗歌不仅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优秀诗人的传世之作大多格律严谨，比喻巧妙，用字考究。这点也与统治者对诗人要求严格与赏赐优厚分不开。鲁达基成了萨曼王朝宫廷诗人，一首诗就得到成千上万的金币，这在本书所收的《暮年》一诗中有生动的描绘。诗人昂萨里写了一首为伽色尼国王玛赫穆德所欣赏的四行诗，这位国王竟下令以珍珠宝石把他的嘴填满三次（见本集中昂萨里的诗《头上青丝剪何妨》）。这样优厚的待遇自然招引天下诗人竞相一试身手，希图跻身于宫廷诗人之列。然而，真能入选也不是件易事。十二世纪著名作家内扎米·阿鲁兹依在他的《文苑精英》（写于1156或1157年）中提到成为一个合格的诗人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在青年时期，要能背诵前人两万联诗（即四万行）和驾驭一万时人词语，并时常吟诵名家的诗集”^①。这是一个相当严格的标准，

^① 见穆罕默德·姆因博士校注的《文苑精英》（又译《四文集》）第四十七页。

而且即使达到了这个标准也不一定能成为宫廷诗人。传颂一时的对著名诗人法罗西的面试就可以说明这点。诗人法罗西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活动并已有相当名气。他听说统治阿姆河上游的石汗那王朝鼓励波斯语诗歌，就前去投奔。到达后，第一天，见到首相，呈上诗作一首（见法罗西《自荐诗》）。首相看罢表示赞赏。但又不大相信他这个外乡人会写出这么好的诗。于是告诉他国王去城外养马场了，请他第二天再写一首描写养马场风光的诗。实际上，这就是出题考试了。法罗西第二首诗描写了养马场附近的春光，也写得有声有色。这才入选，于是赐给锦袍及银钱，成为宫廷诗人。

总之，在波斯文学史上著名诗人众多，佳作不断涌现。英国学者爱德华·伯朗有一段话足以说明这点，他说：“如果要开列一张世界上从古到今的大诗人的名单，伊朗至少要有两、三位应该列入其中的。正像财产越多越无暇顾及一样，如果伊朗少产生一些诗人，如果每位诗人少写些作品，人们反而会多读一些他们的诗，会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的价值。可是莫拉维的《教化诗》写了两万多联，菲尔多西的《王书》是六万联，阿塔尔写了七万联！”

中伊两国人民之间文学上的交流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上述我国新疆出土的摩尼的诗是迄今所知的伊朗诗文传入我国的最早的例证。此诗的内容是对光明的礼赞：

太阳光辉灿烂，
月亮照彻清空，
太阳与月亮的光芒，
穿过树梢倾泻到大地上。
黎明，鸟儿欢乐的歌唱，

鸽子咕咕地叫，燕子喃喃应和，
这是一支多么欢乐的歌。^①

摩尼教约于六至七世纪传入我国新疆，这首诗进入该地区的时间可能就是这个时期。

北京牛街清真寺图书馆收藏着菲尔多西《列王纪》及萨迪《蔷薇园》波斯文抄本。据介绍，这个清真寺中的波斯文书籍都是一位名叫阿赫玛德·布里塔尼·喀兹文尼的伊朗伊斯兰学者从伊朗带来的。他应中国穆斯林的邀请来华的时间是一二八〇年，也就是说，当时，萨迪(卒于1292年)尚在人世。后来，这位两国间的友好使者在中国逝世，现在，他的墓仍然完好地保存在牛街清真寺。到了明清时期，《蔷薇园》一书才在中国穆斯林中得到普及，并把它作为穆斯林的道德修养的教材。

在福州市郊一位伊朗人的墓碑上，刻着一首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

从地底深处直到土星之巅，
我已解决了宇宙的一切疑难，
如今，没有什么问题使我困惑，
但是，面对死亡之结我仍感茫然。

刻诗的时间是公元一三〇六年。^②

一三四八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到我国杭州游览时，他惊喜地发现一位中国歌手居然用波斯文演唱歌曲。他当即记录了这首歌的歌词。经核对，这首歌是萨迪的一首抒情诗(见本选集萨迪诗歌部分)。

① 译自《巴哈尔与波斯文学》第一卷，第七十九页。

② 这首诗是福州社科院陈达生同志在一九九三年北大东方学系伊朗文化研究所召开的“伊朗文学研讨会”上提供的。

进入本世纪，似乎中断了几百年的中伊文学之缘又有了新的延续与发展。诗人胡适曾译过海亚姆的一首四行诗。徐志摩还就这首诗的译文与胡适进行公开讨论^①。一九二四年郭沫若从英文转译了欧玛尔·海亚姆（即莪默·伽亚谟）的四行诗，题名《鲁拜集》。闻一多曾著文就如何理解与翻译海亚姆的诗与郭沫若商榷^②。另一位文学家郑振铎在所著的《文学大纲》中，专章介绍了二十八位波斯诗人。

一九四七年，我国穆斯林学者王静斋先生从波斯文翻译了著名诗人萨迪名著吉利斯坦，题名为《真境花园》，此书于一九四九年由北京牛街出版社出版。这是波斯文学作品直接从原文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开始。

解放后，更多的波斯诗歌从俄文转译过来。世界闻名的波斯大诗人，如菲尔多西、海亚姆、内扎米、莫拉维（鲁米）、萨迪与哈菲兹，对中国读者来说，再也不是陌生的了。特别是六十年代初，各高等学校开设了东方文学课，波斯文学作为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给广大青年。

在介绍与研究波斯文学方面，我国比英、法、德、印度等国落后百年左右。但是，近十几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推动和鼓舞之下，通过我国学者与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中伊两个文明古国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

① 胡译的诗是：“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再磨再炼再调和/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徐志摩改译为：“爱啊！假如你我能勾着运神谋反/一把抓住了这整个儿寒尘的世界/我们还不趁机会把他完全捣烂/再来按我们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见徐志摩诗全编：莪默的一首诗。）胡、徐二人所依据的海亚姆诗的文字，可能是英文。

② 见三联书店新版《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第三六九页，《沫若文集》第十卷：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

回顾几十年来波斯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即由借助第三国文字间接翻译介绍发展到从波斯文直接翻译介绍；由某些专家学者的个别探讨与研究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较有计划的研究与讲授；由对个别诗人或作品的研究与介绍发展到对波斯文学发展总的脉络与成就的探讨。我们完全有理由地说，我国学者对波斯文学的认识与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缩短了与其他起步较早的国家的差距。

上述成绩的取得与伊朗文化学术界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伊朗文化界的朋友表现了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真诚愿望，并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多部波斯文学名著译本的出版，波斯文学研讨会的召开，我国学者多次赴伊朗参加国际波斯文学讨论会，无不得到伊朗文化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这方面，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该校波斯语教学国际中心主任赛义德·贾法尔·沙希迪博士（Dr. Sayyed Jafar Shahidi）是一位杰出的代表。近年来，多项中伊文化交流项目几乎无一不是通过他的努力促成的。本选集的编选与出版，也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支持与帮助。中伊两国学者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共同努力及突出的成绩必将载入中伊文化交流的史册，成为两国人民友好的新的篇章。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陆续出版了直接从近代波斯文翻译的文学作品，如哈菲兹的抒情诗、鲁达基的诗作、内扎米的叙事诗、海亚姆的四行诗、萨迪的《果园》、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的精彩诗篇都先后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本《波斯古代诗选》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加以充实扩展编选而成的，共收入二十三位著名诗人的几百首佳作，其中《阿维斯塔》是用一种名为阿维斯塔的古文字写成的，《缅怀扎里尔》的原文是巴列维语，其余各篇全都

是用近代波斯语创作的，收入本集的全部诗作是从近代波斯语翻译的。

张鸿年

目 次

译本序	1
《阿维斯塔》	3
《缅怀扎里尔》	23
鲁达基七首	33
一 褪年	33
二 酒颂	36
三 人间寿命有短长	55
四 劝说君王返回布哈拉	55
五 知识	56
六 面对壁龛又有何益	56
七 离愁	57
塔吉基二首	58
一 四宗	58
二 两种宝贝	58
菲尔多西五段	60
一 关于搜集《列王纪》的材料	60
二 论《列王纪》	62
三 暴君佐哈克与铁匠卡维	63
四 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	69
五 夏沃什的故事	91
巴巴塔赫尔·欧里扬十四首	150

四行诗选	150
昂萨里三首	154
一 颂诗	154
二 头上青丝剪何妨	155
三 乌鸦与鹰	155
法罗西二首	157
一 悼念玛赫穆德国王	157
二 自荐诗	162
玛努切赫里二首	164
一 烛	164
二 葡萄女儿	165
纳赛尔·霍斯鲁六首	169
一 书	169
二 知识之果	169
三 南瓜	171
四 鹰	171
五 致诗人	172
六 霍拉桑啊	172
欧玛尔·海亚姆	175
鲁拜六十六首	175
哈冈尼二首	191
一 麦达因的殿堂	191
二 贪欲	194
内扎米五首	195
一 爱的颂歌	195
二 霍斯陆与西琳(片断)	196
三 蕾莉与马杰农(片断)	198
四 故事	208

五 别赫拉姆和宫妃的故事.....	212
安瓦里四首	222
一 乞丐.....	222
二 聪明人.....	223
三 心情坦然.....	223
四 四行诗一首.....	224
萨纳伊三首	225
一 拒婚.....	225
二 故事.....	225
三 钟情.....	228
阿塔尔四首	230
一 鹦鹉.....	230
二 亚历山大的手.....	232
三 蚊子与梧桐.....	232
四 石磨.....	233
莫拉维(鲁米)九首.....	235
一 芦笛.....	235
二 哈里发与蔷薇的对话.....	236
三 鹦鹉.....	237
四 国王与宫女.....	243
五 船夫与语法学家.....	251
六 罗马人与中国.....	252
七 同心同德.....	254
八 一群人长途跋涉去朝拜麦加.....	254
九 朝觐者，你们向何处去?	255
萨迪十九首	256
一 《果园》(片断).....	256
二 故事选(六篇).....	261

三 抒情诗九首.....	272
阿密尔·霍斯陆二首.....	283
一 语言.....	283
二 母亲.....	283
哈珠·克尔曼尼二首	285
一 逆旅.....	285
二 教子.....	286
欧贝德·扎康尼二首	287
一 酒歌.....	287
二 我们是一群流浪汉.....	288
哈菲兹抒情诗十一首	289
贾米二首	306
一 悼亡儿.....	306
二 优素夫与佐列哈(片断).....	307
关于作者	321